



车轮滚滚向前进

□夏至

周六,睡到自然醒,笃悠悠地起床、用餐,坐进女儿的奥迪汽车时刚好10点。两个小时,我们一家人已经置身150公里外拈花小镇的无边春色里了。

正是饭点,走进街边一家网红店,点了两份台湾卤肉饭、两份广西酸辣粉、两个陕西肉夹馍,大家各取所需,吃得心满肚圆。

住民宿、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放松心情是此行的主题。

这样的远足度周末,于我家而言已属惯常。但这也是近几年才有的“奢侈”。手头宽裕了,有闲钱了,才有了这份闲心。是四个轮子的汽车,把远景拉近了,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躺在景区民宿柔软的席梦思上,我想起了我的祖辈、父辈,他们做梦也不会梦到今天这样“车轮上的生活”。用句流行语:贫困限制了他们的想象。

爷爷倒真拥有过他的车轮子——独轮车。在如今的博物馆和老电影里还能见到。中间一个大木轮子,上面有一个对称的货物架,两边各伸出一个把手,推行起来吱吱扭扭地叫唤。祖父用它运盐。从几十公里外的海边驮上两百斤盐,吱吱扭扭地走上一整天,衣裳湿了干、干了湿,也换不来一家人的口粮钱。

父亲年轻时在上海工作,很眼热驾驶员这个职业,改行开起了消防车,后来也开过老式的上海牌轿车。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做过汽车梦,如果真有“有朝一日拥有属于自己的轿车”这样的念头闪过,一定会吓自己一大跳。英年早逝的父亲,最终没有能摸到自家汽车的方向盘。在他去世40周年的时候,妈妈给他烧了一台纸扎的奔驰。

属于父辈的车轮子应该是自行车。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自行车不好买,要凭票。票长什么样,普通人根本没见过,更谈不上拥有了。即便有了票,一二百元的价格也让人咋舌。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花几十元钱买辆旧车。姑父就买了一辆28英寸永久牌二手自行车。它很吃重,用来运输芦苇。两捆高高的芦苇,竖在后书包架两侧,稍不注意就会翘头,风一吹就会侧翻,年轻瘦削的姑父要驾驭这样的“货车”每天骑行几十上百公里,身体累垮了也没有摆脱“穷”字的纠缠。

其实,就汽车梦而言,我的前半辈子跟长辈们都算不上五十步与一百步,而是半斤与八两。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机动车几乎没有见过。记得有一年,邻居家来了一个亲戚,骑着一辆汽油助力车,好像是自己组装的,一开动就噗突噗突地脆响,屁股后面冒出的是燃烧不充分的黑烟,很呛人。而我们一帮孩子十分好奇,跟东跟西跟了一整天,被黑烟熏得一鼻孔的黑灰。

汽车真正进入我的家庭,是2009年。买了房后,手头又有了积余,看到买车渐成时尚,也跟潮流买了一辆。其实,日常生活中也不是特别需要,有攀比和虚荣的成分在。这是我家的第一辆车,也是我这个家族的第一辆,更是我家祖祖辈辈以来的第一辆,意义非凡。

10年后,我又换了一辆。4年前,女儿结婚,我买了一辆奥迪A4作陪嫁,女婿也换了一辆凯迪拉克。一家四口人,竟有三辆车。跟祖辈和父辈比起来,他们的车轮子是运输工具,是生产资料,交通功能被淡化了,更谈不上休闲功能了。而如今,汽车就是代步工具,一大部分功用就是满足休闲娱乐所需。

外孙3岁了,好摆弄各种玩具车。展望他们未来的汽车,会不会是有翅膀的,拥堵时会变身为飞行侠?会不会不用双手紧握方向盘,也不需要脚踩油门、刹车,凭意念就可以一路向前?这个说不准,但科技含量一定会越来越高,操控越来越便捷。

汽车梦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被时代驱动,与时代同步。



博物苑春色

陆军

性情中人

□张华

有些人,注定只能识别,无法定义。

比如可以说某某人是“性情中人”,那什么是“性情中人”呢?这就难了。有道是“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的性情中人,有由内而外的气场,有源自灵魂的洒脱,有不管不顾的执著,有风风火火的炽热。比如风流倜傥、才气侧漏的苏东坡,他年少成名,21岁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便名动京师,欧阳修罢黜他的文章,说:“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苏东坡每写一篇新作,大家都争相诵读,连皇帝都是他的铁杆粉丝。居庙堂之高时,苏东坡单挑司马光,手撕王安石,他的命运很背,一生中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42岁时,苏轼任湖州知州3个月,因“乌台诗案”银铛入狱、险些丧命,后来死里逃生,被贬黄州。即使如此,他照样好吃好喝,自创“东坡肉”,还把烧制过程写了下来,取名为《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鬻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东坡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城东开垦荒地时,还不忘给自己取了个雅号——东坡居士。57岁时,他又被贬惠州。他还看上了广东特产——荔枝,并写下了著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60岁时,他又被放逐到海南,那时的海南还是一块蛮荒之地,百姓的主食多半是切碎成粒的甘薯。他在海边研究起了生蚝,深入骨髓的乐观旷达再次挽救了他,留下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绝美诗句。有朋友拿野菜招待他,他说:“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就是苏轼,他总能将“失意人生”变成“诗意人生”,纵然面临万般挫折,也能将它们变成美味佳肴。苏东坡一生沉浮,饱经拂逆,他经得起这世间的恶,也品得出人间的美,却没有变得尖酸刻薄,他最好的文章都是在最失意的时候写的。

林语堂先生认为苏东坡有明亮的人格魅力:“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苏东坡绝不委屈自己,不被生活磨去原有的棱角,我行我素,特立独行,逍遥自在,他简直就是一个快意人生的“钉子户”。《小王子》中有一句话:“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孩子,只是有些忘记了。而那些不曾遗忘自己曾经是个孩子的人,我们叫他们性情中人。”东坡先生就是这么没心没肺、天真烂漫。金圣叹也堪称“性情中人”,他被斩首时叫来狱卒说“有事相告”。狱卒以为他会透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拿来笔墨伺候大师,哪知金圣叹指着狱卒给的饭菜说:“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刀起头落,从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刽子手疑惑地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一个文友说,他读高中时,县委书记来校视察,路过他们班级时,语文老师正在讲古诗词,县委书记一时兴起,请下老师,自己上去讲了半小时,汪洋恣肆,上下五千年,口吐莲花,纵横千万里,把学生们讲得不愿意下课。事后一问,原来书记是中文系的,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的文学梦想。说到性情中人,李敖算是一个。他才华横溢、狂放不羁,他独步文坛,风流多情,或恃才傲物,或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写回忆录,趁机往脸上贴金,竟动用了16个响当当的“不”字,标榜他一生是如何“倨傲不逊、卓尔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

李敖树敌无数,同时代的人里,想找一个他没骂过的人很难,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人见人怕鬼见愁”。他终其一生都在战天斗地,最终也未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绝症确诊后,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致我的家人、友人、仇人:

你们好,我是李敖,今年83岁。年初,我被查出来罹患脑瘤,现在刚做完放射性治疗。现在每天要吃六粒类固醇,所以身体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最近又感染二次急性肺炎住院,我很痛苦,好像地獄离我并不远了。我这一生当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医生告诉我:你最多还能活三年,有什么想做、想干的,抓紧!

我就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除了把《李敖大全集》加编41~85本的目标之外,就想和我的家人、友人、仇人再见面做个告别,你们可以理解成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再见李敖》及此之后,再无相见。因为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希望这次会面是真诚、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

对于来宾,我会对你说实话;我也想你能对我讲真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不留遗憾,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你的期盼。

对于来宾,不管你们身在哪里,我都会给你们手写一封邀请信。邀请你来台北,来我书房,我们可以一起吃一顿饭,合一张影,我会带你去看可爱的猫,我会全程记录我们最后一面的相会,一方面是留作你我纪念,另一方面也满足我的一点私心:告别大陆媒体近10年了,我想通过这些影片,让大家再一次见到我,再一次认识不一样的我,见证我人生的谢幕。谢谢各位!

爱因斯坦赞美圣雄甘地说:“后代的子孙,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曾经走过这么一位血肉之躯。”李敖,有这样的血肉之躯,更有侠骨柔情。李敖曾说过:“我死了之后你们会疯狂地想念我的。”果不其然!性情二字真的太过奢侈,“虽千万人吾往矣”,世上再无李敖,如此义无反顾、至情至性。

在我看来,所谓性情中人,就是你我都想成为、却不敢成为的那种人。

灯下漫笔

张謇先高祖居住地初探

□黄为人

张謇家族一直以来迁徙频繁,其高祖张元臣乾隆年间由石港西花园迁至金沙场东五里庙河南头总的瞿家园,现在瞿家园“张氏墓祠”已经确认,而石港的“西花园”却一直未能发现。据张謇主编的《南通张氏常乐支谱》中记载:西园公(张謇对其高祖张元臣的称呼)家石港西花园,合葬墓先在石港,后迁金沙场运河南十总。

3月10日,我在石港籍的两位老师金辉和曹克竟的陪同下,经多方打听终于有了方向。3月14日上午,两位老师再次陪同我去找家住石港马道村35组的张鑫老人了解情况,以解开“西花园”之谜。

历史上“张家花园”早已闻名,曾经辉煌过。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山川志》中有石港场南三里“漱香园”的记载。通州文史前辈宋建人在他的《南通桥梁史话》一文中说:“清代中叶,张筑于石港场南筑‘漱香园’俗称张家花园。其中有藤花埭、芙蓉馆、修竹里、骆驼谷、销夏湖等,范围较大,风景优美,成为通州一处名胜。”

据张鑫描述,张家花园东西长约一华里,分东、中、西三部分,东花园内原有三个大门堂,是乾隆年诰授中宪大夫张凤麓(张簒)居住的宅第(均已毁),另有金鱼池和很多竹子;中花园南边有张凤麓的大墓(1957年被平坟),大墓前的一对石狮子现在在一顾姓村民家里,墓里的乾隆年诰授中宪大夫张凤麓墓志铭1957年被挖出后,被张氏后代做成了水踏子,一直保存到2010年左右,后被下乡的文物贩子买走,但留下了照片和墓志铭文字。另外还有一口水井,现已消失。

大墓四周的地势较高,西花园在最西边,原有朝南五间大瓦房子,1957年西花园拆下的建筑材料用于建造当时的石南小学。当时还有皇帝赐予的竖式鎏金木牌,上书“天地君亲师”,原有的古松、假山是“文革”前才毁掉的。

张鑫老人原来就住在“西花园”。张家花园的东北角原有一座南北走向的“花园桥”木桥,是当地人去石港东门的(石港无南门)必经之路,现已消失。石港当地原有花园桥村,现有花园桥路,石港称作“花园”的地名就此一地,张謇先生高祖迁金沙前的石港“西花园”是否就是这里,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史料来佐证。

只要春天还在

□肖四军

只要春天还在
就不必观望等待
那苏醒的绿
绽放的花
正是我们结队出发的情怀

只要远方还在
就不必左右徘徊
那陡峭的山
坎坷的路
也挡不住我们前行的豪迈

只要祝福还在
就不必失落心态
那奔流的江
澎湃的海
更坚定了属于我们的未来

只要生命还在
就不必叹息悲哀
那飘洒的雪
掉落的叶
仍是我们扑向大地的挚爱